

「法」蒂埃里·荣凯 著

方颂华 译

吾栖之肤

Mygale

Thierry Jonquet

「法」蒂埃里·荣凯 著

方颂华 译

吾栖之肤

Mygale

Thierry Jonquet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吾栖之肤/(法)荣凯著;方颂华译. —济南:
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4. 1
ISBN 978-7-5329-4220-6

I. ①吾… II. ①荣… ②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
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62942 号

图字:15-2013-102

Thierry Jonquet

MYGALE

Copyright © Editions Gallimard, Paris, 1984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

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 2014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吾栖之肤

[法]蒂埃里·荣凯 著 方颂华 译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5
字 数 86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220-6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部 蜘蛛	1
第二部 毒液	33
第三部 猎物	103

第一部 蜘蛛

别墅围墙内的那排树丛中有一汪小塘，在通向水塘的砾石路上，里夏尔·拉法格正缓缓地大步前行。七月的夏夜，夜色清朗，繁星闪耀，星光剔透如雨。

两只天鹅伏在一丛睡莲后，睡得很是安详，娇美的母天鹅将长颈折在翅膀下，悠然地蜷着身子，倚在雄壮的公天鹅身上。

拉法格摘下一朵玫瑰，嗅了嗅那有点让人反胃的淡淡甜味，便折身往回走。走过贴着椴树丛伸展的小路，只见一幢宽阔却并不高大的楼房矗立在眼前，屋子结构紧凑，但难言雅致。女佣里娜应该正在一楼的厨房里用餐。右手边投射来一束亮光，同时传来一阵沉闷的轰鸣声——司机罗歇正在车库里忙着启动奔驰的发动机。最后看到的是大客厅，暗色窗帘的间隙里只透出些许微弱的光线。

拉法格抬眼望着二楼，视线久久地停留在夏娃套房的窗户上。循着一道柔和的灯光望去，从一扇半开半掩的百叶窗里，

传来一首表达羞怯之情的乐曲，是钢琴曲《我爱的男人》的起始旋律……

拉法格压下就要迸发出来的怒火，猛地一步走进别墅，砰地关上大门，小跑着来到楼梯口，他一边屏住呼吸一边跨上台阶。到了二楼，他将拳头挥起却又放下，最后只是弯起食指轻轻叩了叩房门。

三道门门将套房从门外锁上，将那个对他的招呼坚持不理不睬的女人锁在门内。他拉开了门门。

他悄无声息地关上房门，走进套房的小客厅。客厅里漆黑一片，只有钢琴上那盏套着灯罩的台灯边有道朦胧的光亮。在小客厅后方卧房的最深处，浴室里荧光灯刺眼的灯光在套房尽头映射出一块鲜亮的白斑。

在这半晦半明中，他走向音响关掉了声音，《我爱的男人》后面那首乐曲的最初几个音符戛然而止。

他压住怒火，以平和的语气，不带嗔怪但不失尖刻地低声提醒，化合适的妆，挑选合适的裙子和首饰，去赴他和夏娃受邀的那场晚会，可能要用多少时间……

接着他便径直走进浴室，看到少妇正慵懒地躺在厚厚一团淡蓝色泡沫中时，他生生咽下了一句就要脱口而出的咒骂。他叹了口气。他和夏娃对视着——他似乎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一

种挑衅，这让他冷笑起来。他摇了摇头，这种小孩子的把戏差点要把他逗乐了，他离开了套房……

回到一楼的大客厅，他在壁炉旁的吧台上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，然后一口气喝光。酒精烧着他的胃，他的脸被刺激得抽搐不停。他走向连到夏娃房间的内线电话，按着按键，清了清嗓子，然后嘴紧贴在塑料机盒上大声吼了起来：

“麻烦你快一点，垃圾！”

透过嵌在套房小客厅墙板上两个三百瓦扬声器，里夏尔的吼声强有力地回响开来，夏娃猛地惊跳了一下。

她打了个寒战，然后不紧不慢地起身走出宽大的环形浴缸，套上一条毛巾料的浴袍。她来到梳妆台前坐下，以灵巧轻快的动作摆弄着眼线笔，开始化妆。

奔驰在罗歇的驾驶下离开了勒韦西内^①的别墅，来到了圣日耳曼。里夏尔观察着身边无精打采的夏娃。她正懒洋洋地抽着烟，节奏均匀地将象牙烟嘴送进薄薄的双唇之间。车外城市的灯光就像时断时续的闪光灯一样打进车内，在黑色的紧身连衫裙上印了一道道转瞬即逝的条纹。

夏娃的头向后仰靠着，里夏尔无法看到她的面容，只有香

① 巴黎大区西部的一个居民区集中的富裕城镇。

烟那时隐时现的火星会在片刻间将她照亮。

*

他们准点赴约的这场露天花园招待会是由某位商界人士举办的，他想以此向周边的上层人士显摆一下。里夏尔挽着夏娃穿梭在宾客的人流当中。花园里一支乐队正奏着一首柔和的乐曲。餐桌和餐盘沿着花园的来往小径散布开来，一群群人聚集在桌边。

他们免不了会遇到一两位贵妇的纠缠，也总得饮下几杯香槟来祝福主人。拉法格还遇到了几位同行，其中一位是法国医师公会理事会的成员，这些人对他最近发表在《临床医师杂志》上的文章大加恭维。话题延伸转变后，他甚至还承诺，下次比莎会谈^①，他会参加一场关于乳房整形再造外科学的座谈会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责怪起自己怎么会就这样中了圈套，他本该婉拒这个邀请的。

夏娃站在一旁，仿佛正浮想联翩。她享受着几位宾客大胆投来的垂涎目光，欣然地撇嘴回应，动作中带着一种几乎察觉

^① 法国医学科学界的年会。

不出的蔑视。

她离开了里夏尔一会儿，到乐队旁请他们演奏《我爱的男人》。当那温婉而深情款款的起始旋律响起时，她回到了拉法格身边。医生的脸上现出了几分痛苦，而她的唇上生起了一丝嘲讽的笑意。他轻轻搂住她的腰，将她拉到一边。萨克斯手开始了哀怨的独奏部分，里夏尔不得不控制好自己，以免抽他的女伴一个巴掌。

午夜时分，他们终于向主人示意告别，然后回到勒韦西内的别墅。里夏尔陪着夏娃走进她的卧室。他坐在沙发上看她脱衣，起初还只是些无意识的动作，随后她便面对着他，带着点慵倦，以嘲弄的眼光打量着他。

她双手握拳顶在腰上，叉开两条腿，正对着他站着，布满阴毛的阴阜与他脸庞的高度并齐。里夏尔耸了耸肩，起身在书架的某一排里找出一个带着珠光的盒子。夏娃躺在地上铺着的一张席子上。他盘腿坐到她身边，打开盒子，取出一根长烟斗和一张包着些小油丸的银纸。

他动作轻巧地将烟斗装满，贴着烟锅点燃一根火柴，随着噼啪的爆裂声，他将烟斗递给了夏娃。她深深地吸了几口。淡淡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。她蜷起双腿侧身躺着，一边抽着烟一边盯着里夏尔。很快她的眼神开始变得浑浊，继而呆滞……里

夏尔已经开始准备第二只烟斗了。

一小时后，他将套房外的三道门闩转了两圈，离开了她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也脱去衣服，在镜子里长久地注视起自己那苍白的脸庞。他对着镜中自己的模样笑着，笑他的白发，笑他刻在脸上的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的皱纹。他摊开两只手，将手伸到面前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开始做起动作，撕扯某个想象中的物体。终于，他躺了下来，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，直到清晨才渐渐睡去。

二

女佣里娜正在休假，这个周日由罗歇来准备早餐。他在拉法格房间前敲了很久门，才听到了一声回答。

里夏尔大口地嚼着新鲜的羊角面包，吃得很香。他自觉情绪极好，甚至有想开开玩笑的念头。他穿上一条牛仔裤，一件薄布衬衫，套上一双低帮休闲鞋，出了房间准备到花园里转一转。

两只天鹅在水面上四处游着。拉法格走入一丛丁香树中时，它们也游到了岸边。他先向它们扔了几小块碎面包，又蹲下来让它们在它的掌中进食。

接着他在花园里散起了步，刚刚修剪过的绿草地旁，一座座花坛装点出鲜艳缤纷的色彩。他朝花园最深处的游泳池走去，这是块二十米长的水池。一道环绕着整个别墅和花园的围墙，将外面的街道和四周其他的别墅从视野中全然隔绝。

他点上一根金黄色的香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又长长地冷笑

了几声，便向屋子折返而去。罗歇已经将夏娃的餐盘放在了厨房的餐桌上。里夏尔走进客厅，按起内线电话的按键，铆足了劲儿大喊：“吃——早——餐！起——床——了！”

接着他便登上了二楼。

他打开锁走进卧室，夏娃依然躺在一张巨大的天篷床上睡觉。她的脸埋在被子里半隐半现，而她那浓密髻曲的一头黑褐发，就仿佛是紫色绸缎上的一条黑带。

拉法格坐在床沿，将餐盘放在夏娃的头旁边。她将橙汁杯放到唇沿蘸了一下，接着懒洋洋地慢慢嚼起一片蜂蜜吐司。

“今天二十七号了……”里夏尔说，“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。您没忘记吧？”

夏娃无力地摇了摇头，并没有看里夏尔。她的眼神空荡荡的。

“好的，”他接着说，“我们过三刻钟出发！”

他离开了套房。回到大客厅，他走到内线电话边大喊道：

“我刚才说三刻钟，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这声叫喊经过扬声器的放大后传进房间，夏娃听了，呆呆地怔住了半晌。

*

开了三个小时后，奔驰离开了高速公路，进入一条蜿蜒狭窄的省道。盛夏的阳光下，诺曼底的乡村昏沉得几乎要散了架。里夏尔给自己倒了杯冰镇苏打水，然后建议正半合着眼打瞌睡的夏娃也清凉一下。她拒绝了他递过来的杯子。他将小冰箱的门重新关上。

罗歇开车速度很快但技术娴熟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附近，他将奔驰停在一座城堡的入口处。城堡环绕在一片密林之中，城堡附近的一些搭建物由篱笆围了起来，距村子最外围的几间屋子已贴得很近了。一群群来这里散步的人正坐在城堡前的广场上享受阳光。几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女人端着放满各色塑料杯的盘子，穿行于他们当中。

里夏尔和夏娃登上入口处的一长排台阶走向前台，一位身材魁梧的前台小姐威坐接待处。她向拉法格微笑了一下，又握了握夏娃的手，叫来一位男护士。夏娃和里夏尔跟着他走进一部电梯，电梯在四楼停了下来。长长的走道仿佛是一条被挖进去不少凹口的直线，这些凹口便是一扇扇开着长方形半透明塑料探视孔的房门。男护士一言不发地打开电梯左手边的第七扇

门，他侧开身让里夏尔和夏娃走进房间。

*

一个女人坐在床上，尽管满脸皱纹，佝着双肩，但她是个非常年轻的女人。她的模样仿佛一出早衰症的惨剧正在上演，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刻满了深深的条痕。一头乱发如同厚厚的一蓬草，一束束似麦穗般高高兀立；突出的眼球四处乱转；全身皮肤上布满一块块泛黑的痂。她的下唇在痉挛似的颤抖，而上身慢慢地晃动着，由前向后，极有规律，仿佛在打节拍。她只穿着件无袋蓝布衬衫，裸露的双脚在绒球拖鞋上摩来擦去。

她似乎不曾留意到有人进来。里夏尔坐到她身边，托起她的下巴，将她的脸转向自己。女人非常听话，但不论是从表情还是动作来看，她并未流露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感情或情绪。

里夏尔伸出胳膊绕过她的双肩，将她搂在怀里。晃动停止了。夏娃站在床边，透过加固了的玻璃窗看着外面的风景。

“维韦安娜，”里夏尔低声说着，“维韦安娜，我的乖……”

突然，他站起身一把抓住了夏娃的胳膊。他强行拉着她转身面朝维韦安娜，而维韦安娜带着惊恐的眼神又开始晃动。

“给她……”他有气无力地说道。

夏娃打开手提包，取出一盒夹心巧克力。她俯下身子，将盒子递给那个女人，维韦安娜。

维韦安娜手忙脚乱地一把抢了过来，扯开盒盖，然后狼吞虎咽地大口吃了起来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所有巧克力全被吃光了。里夏尔注视着她，惊愕不已。

“好，这么多够了……”夏娃叹道。

然后她轻轻将里夏尔推出房间。那位男护士就等在走道里。夏娃和里夏尔向电梯走去，他将房门重新关上。

他们回到前台，与前台小姐攀谈了几句。司机正靠在奔驰外读着《队报》，夏娃向他打了个手势。里夏尔和夏娃钻进后排坐好，汽车驶上省道，接着经高速公路回到巴黎大区，最后停在勒韦西内的别墅。

*

里夏尔将夏娃关进二楼的套房，给佣人们都放了假。他在客厅里一边慢慢嚼着里娜临走前做好的冷菜，一边放松休息。当他坐上奔驰向巴黎城区驶去时，已差不多是傍晚五点。

他在协和广场附近停好车，走进莫鲁瓦戈多大街的一幢建筑。他攥着串钥匙快步爬上楼梯来到四楼。他打开一间宽敞的